



举世景仰的伟人

周恩来

袁之倬 著

举世景仰的伟人周恩来

袁 之 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前 言

十几年来，我们着意在人们的脑海中采掘闪光的珍珠，把他镶嵌在历史的大路上；我们精心在报刊的字行中寻觅伟大的足迹，把他镌刻在时代的长廊里。在记忆的长河中，多少岁月流失了，多少往事淡漠了，然而只要一提起周恩来的名字，人们就会肃然起敬，连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也会黯然失色，就是最伟大的作家、最敏捷的诗人，也会觉得手中的笔墨不能淋漓尽致地抒发内心的情感。虽然他活着时从来不准别人颂扬他一字一句，死后也没有供人瞻仰的陵墓，但人民却在心中立下了永不磨灭的丰碑，为了表达自己像岩浆喷涌那样炽热的爱，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虽然他没有子女，但在他逝世的时候，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论是鬓发苍白的老人，还是刚刚懂事的孩子，都怀着最真挚的感情，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悼念自己尊敬的人。这种感人肺腑的怀念、发自内心的悲泣是空前绝后的。为什么亿万人的爱，会如此强烈地集聚到一个人的身上？

多么难忘啊：白花似雪一夜来，黑纱如云泪雨飞，上下五千年，谁享有如此庄严盛大的祭奠？多么难忘啊：十里长街送总理，万民肃立心相随，古今中外，谁见过如此隆重肃穆的永别？多么难忘啊：万众一心由衷曲，纪念碑前诗如潮，

275/03

数遍历代王朝，哪朝哪代有过如此情真意切的悼文？多么难忘啊：环球举哀花环聚，唁电纷飞五洲来，展望全球，古往今来何人何时有过如此载誉天下的崇高威望。难道仅仅因为他是国际著名的政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

我们一直在思索，我们一直在回想，心潮滚滚，如同浩荡东去的长江大河，永远不会平息，永远不会枯竭。今天，我们想把周恩来的足迹如实地记录下来，让没赶上和他见一面的子孙们知道：中华民族出现这样一位伟大而平凡的人，是祖国的骄傲；让没经历过这历史舞台上最壮观一幕的后来人明白：行高于众而人不妒，功高天下而不自私的人，才能真正流芳千古；也让大家从中得到启示：像周恩来那样为中华之崛起，为中华之振兴而奋进。

本书在写作、出版过程中，得到颜彬声、马玉和、黄向农、陈宇光、李佳盈、底力军、张竞方及裘峻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此感谢。

裘 之 倬

于海南省文体厅

目 录

第一章	哀乐播出的一刹那间	(1)
第二章	空前绝后的民意测验	(18)
第三章	志向	(35)
第四章	韬略	(47)
第五章	胆识	(97)
第六章	魅力	(127)
第七章	挚情	(156)
第八章	人格	(180)
第九章	品质	(209)
第十章	情操	(232)
第十一章	时间	(254)
第十二章	目光	(265)

第一章

哀乐播出的 一刹那间

1976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有史以来最惊心动魄的一年，是万分悲痛和纵情欢乐接踵而来的一年，也是人民的力量在历史上得到彻底检阅的一年。

说起那一年，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就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1月的北京，天空阴霾弥漫，连太阳都忍不住掩起了脸。多少次带着自豪的声音，向全国人民报告总理接见外宾、总理出访、总理视察消息的播音员们，此时此刻，面对总理逝世的讣告，他们的手在颤抖，心在呜咽，泪水模糊了双眼，悲痛梗住了喉咙，一字字、一句句，都被哭声打断了。终于，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们竭力抑住极度的悲哀，让感情的河流倾泻在沉痛的语调中……

电波把这个不幸的消息迅速传递到四面八方，哀乐播出的一刹那间，有多少人在怀疑自己的耳朵，然而无情的噩耗、低回的哀乐依然在响，在响……，一句句、一声声，像一把把钢刀刺痛着亿万人民的心扉。人民日盼夜想的是总理病愈出院的喜讯，谁知等来的却是这令人肝胆欲裂的讣告。多少在枪林弹雨中从不皱眉的老战士，此刻热泪夺眶而出；多少刚刚

懂事的孩子，此刻用全部身心在向总理宣誓。滚滚热泪流不尽人民心中的无限悲痛，千言万语说不完人民心中的无限哀思。

1976年1月9日的清晨，人们在街头静静地排成长队，一份份带着黑框的报纸递到了千万双颤抖的手里。熟人相见，再也没有以往热情的笑容，一双双红肿的眼睛相对无言，彼此默默地握握手，心心交融，在分担共同的悲伤和哀痛。许多正在上班的同志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午休时不吃早饭赶到天安门广场，遥对纪念碑沉痛默哀。此时无声胜有声，人民在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悼念自己敬爱的总理。在周总理当年视察过的邢台地区的农民纷纷向县委提出强烈要求：派代表去北京为周总理守灵，参加追悼大会。何家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张鸿福和董明杰怀着巨大的悲痛，坐着火车到了北京。他们顾不得休息，买了花圈扛上就走，恨不能插翅飞到周总理遗体前。天安门广场上人的海洋，花圈的海洋。他们不知道治丧委员会在哪里，又挤不动。有个北京工人就自愿为他们带路，在前面边走边喊：“请大家让开一点，这是周总理生前视察过的河北巨鹿何家寨农民代表，给周总理送花圈来了！”听他一喊，广场上很快闪开了一条路，千万双眼睛望着他们，千万双手在支持他们。在群众的帮助下，他们终于把花圈送到了治丧委员会。

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活动开始了，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干部。他一进门便步履艰难地向周总理的遗体奔去，当他刚一看到周总理的面容，立刻又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低泣变成了失声痛哭。对敬爱的周总理的遗容，他想

见，又不忍见，垂立在那里悲痛欲绝。工作人员怕他支持不住，急忙搀扶，他又不忍离去，一直眷恋地回头看着。多少人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瞻仰周总理遗容的，有的边哭边喊，有的泪痕满面，有的当场晕倒，泪水洒满胸襟，湿透衣服，连地毯都潮了。这泪是丰碑、是誓言、是动力、是火焰、是人民的心。

元旦那天，朱德病刚好一点就出院。在他生病期间，组织上没有告诉他周恩来病重的消息。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开始也不敢告诉他。那天下午，他还在接见外宾接受国书。回来后，康克清同志先慢慢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恶化了。”他听了后还不相信，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周恩来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周总理会这么快去世，他没有想到，也不愿想到呀！晚上8时，当他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眼泪马上就流了下来。家里人从来没有看到过朱德掉泪的。1974年，儿子因病突然去世，他也没掉一滴眼泪。可是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的去世却使他无法抑制自己万分悲痛的感情！10日下午3时40分，90高龄的朱德同志，冒着严寒，来到北京医院。他一路上都在掉泪，在车上就要脱帽子。老人家一下车，就急切地朝着安放周恩来遗体的房间走去。走到周恩来身边缓缓举起颤抖的右手，向周总理的遗体行军礼致敬。这一庄严的军礼，饱含着多少怀念和敬仰，饱含着多少在共同战斗中结下的深情厚谊啊！回来后，他一句话不说，也不吃东西。治丧委员会的同志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只参加一次吊唁仪式，朱德却坚持要全部参加。开追悼会时，他原来决定是要出席的，但就在出发之前，由于哀悼总理过分悲痛，两条腿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因而没有去成。

能和总理遗体告别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全国亿万人民，谁不想再最后看一看敬爱的周总理啊！已经是11日零点了，北京医院门口依然有上百名群众在为总理守灵。他们有的远道步行赶来，有的在警卫线外足足站着等了一整天，有的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一位梳着两个小辫的姑娘对工作人员说：“叔叔，我今年已经16岁了，还从来没有见过周总理，今天我们到处去买总理的像，都卖光了。你让我们见一见吧！今天再见不到，那就永远见不到了”。“如果不能到室内去，让我们从室外看一眼也好呵！”几名工人同时说：“今天我们是不走了，进不去，我们就在这里为总理守灵。”大门南侧路灯下有两名女同志眼含泪花，低头不语。原来她们是制花厂的工人、共青团员。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她们一直含着眼泪制做花圈。泪水润湿了纸花，纸花伴着泪水，一连作了十几个小时，午饭、晚饭都不顾得吃。下了晚班，步行了几十里路，赶到北京医院，要求最后见总理一面。这发自肺腑的声音，这感人至深的场景，不论在繁华的城市，僻静的小巷，不论在轰鸣的工厂，在辽阔的田野，在机关，在学校，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到处可以看到，到处可以听到。首都医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大夫含着眼泪，和其他医务人员一起精心制作花圈，布置灵堂，寄托自己的哀思。

万恶的“四人帮”对人民热爱总理，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妄想把总理的光辉形象从人民心中抹掉。姚文元对广播电台、电视台下达一个又一个禁令：不准停止广播音乐、歌曲节目，不准电视台在播映周总理遗像时配哀乐，不准播映周总理的生平照片，不准拍摄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镜

头，不准电视片中有恸哭的镜头，不准把百万群众肃立十里长街为周总理送灵的镜头编入电视片，不准在报纸上刊登悼念周总理的电视节目预告，不准播映外国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周总理的电视片，不准播映有周总理形象的电影……。一系列的禁令，不但不能阻止人民这自发的悼念，反而激起了大家对总理更深的思念。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逝世后一周内，广播局就接到各地听众和观众的电话 1000 多次，来信 130 多件。许多观众在电话中泣不成声，要求多播几遍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电视片；许多听众对电台、电视台提出强烈抗议，质问电台是代表谁的？为什么人民的广播电台不能反映人民的心声？有的听众在信中义正辞严地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对总理的怀念和热爱，是封锁不住的，压制不下去的！”自古以来，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违，在“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上海，人民仍然冲破封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寄托自己的哀思。上海红星绒绣厂的300多名工人，不理睬“四人帮”下达的“悼念总理的物品一律不收”、“一律不送”的禁令，推选出12位技术能手，日夜三班，精心绣制周总理的大幅绒绣画像，赶在首都追悼大会之前送往北京。他们不能忘记敬爱的周总理对绒绣工业和绒绣工人的亲切关怀，不能忘记敬爱的周总理接见厂里的十大代表范玲娣时嘱咐的话：“要保护好眼睛，在艺术上多提高，为国家争光。”工人们擦干眼泪，把对周总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倾注在一针一线上。许多工人围在棚架旁，有的帮助穿针、选线，有的在绣像工人吃饭时抢着上去绣几针。绣啊，绣啊，连续两天三夜，一幅周总理的绒绣遗像完工了。当他们听说“四人帮”下达了不准送的禁令以后，大家在1月14日临时推

选厂党支部书记应海珠护送周总理的像上北京交给治丧委员会。全厂300多名工人含着泪水护送周总理的像到江边码头，12名代表护送到虹桥机场。临时买飞机票的钱不够，工人们自己掏钱；应海珠身上衣服单薄，工人们把自己的大衣、围巾、棉鞋脱给她。临上飞机前，大家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全厂工人对周总理崇敬和怀念的心意带到北京，一定要代表大家向邓颖超同志表示最亲切的问候。

这就是人民的回答，这就是人民的心愿。人民从来不会作出无缘无故的选择，也不会向寒流霜刀屈服。

不需要任何人号召，每个人都自发戴上了黑纱。13日深夜1时，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的栏杆下，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孩子，每人手里拿着一朵白花，举着右手在宣誓。宣誓完，他们含着泪把白花系在松枝上，默默地转过身。这时，有人问他们：“这么晚了，天气又这样冷，你们还带着孩子来，不怕孩子感冒吗？”

“我们是特意带着孩子来的，叫他们看看这个场面，和千千万万人一起，永远记住总理，永远学习总理，长大做一个无私无畏的人。”这就是父母的希望，这就是孩子的决心。

不需要任何人布置，繁华的闹市披上了素装，举国下半旗致哀。凡是周总理当年到过的地方，都成了人们寄托哀思表衷情的场所，每一个花圈都是伴着泪水精心做成的，每一个花圈都凝结着深切的怀念。宏伟壮观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更是总理崇高品格的象征，几万个花圈簇拥着它，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花坛。纪念碑四周的长青树，全都挂满了白花，远远看去，就像大自然中的万棵白菊。这鲜花和白菊是群众亲手栽培，

是任何天工巧匠也创造不出来的。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农，一身风尘仆仆，刚从边远的郊区赶到北京。一走到天安门广场，热泪就顺着皱纹密布的脸颊流下来。他拿出一只果盘，摆上几支经过精心挑选的苹果放到台阶上，就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跪下了，极度的悲痛使他一时说不出话来，嘴唇微微颤抖着，热泪一滴一滴滴在地上。这时，旁边值勤的民警走过来对老人说：“大爷，快别这样。”老人像没听见似的，沉痛地说：“总理啊，老天为什么不让我代您去死啊！人民不能没有您啊！”民警也被深深感动了，他含着泪说：“大爷，我知道您的心，可您这样做是旧风俗。总理知道了，他会同意吗？”“总理……。”老人一听这话，才站起来鞠了3个躬，说：“总理，我这样做不对的话，请您千万原谅。不来这一趟，我的心永远不得安呐。”这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的心，尽管他是用中国最古老的方式来悼念自己最尊敬的人。这种挚情和诚意却是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殇。当时，有多少人愿以千倍、万倍的代价，以自己的生命来延续总理的生命，哪怕是一分一秒也好啊！

耳闻总理逝世的噩耗，曹渊烈士的夫人伤心极了。她叫孩子们借来电视机，瞻仰周总理的遗容，不停地唏嘘垂泪，伤心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高血压病又发作了。她怎能不悲痛呢？是敬爱的周总理，在危难中救了他们一家；是敬爱的周总理，把她唯一的儿子抚育成长；是敬爱的周总理，经常问候她，关心着她这个贫苦无依的农村妇女。现在，周总理去世了，党和国家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劳动人民失去了一位

难得的贴心人，叫人悲痛极了！可是，从阴沟里吹出一股黑风，有人竟然下令不准为周总理开追悼会，不准戴黑纱，她悲愤难平，心痛欲裂，就在首都人民举行周总理追悼大会的前一天，因脑溢血突然去世。临终前，还再三嘱咐孩子们，要永远牢记党的教导，永远不忘毛主席和周伯伯的恩情。

不需要任何人组织，无论男女老少，病残老弱，冒着凛冽的朔风，刺骨的严寒，聚集在十里长安街的两侧，向东望看不见头，向西望看不见尾。所有的人全部臂带黑纱，胸佩白花眼望周总理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一位满头银发，约有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双手拄着拐杖，背靠路旁的一棵洋槐，焦急但又是耐心地等待着。一对工人装束的青年夫妇，丈夫抱着小女儿，妻子领着六七岁的儿子。他们挤下了人行道，探着身子张望着。一群泪痕满面的小学生相互扶着肩，踮着脚，等着，等着。宽阔的大道上哀思如潮……

几十万群众自动赶来，自动地组织好，自动地排成了长队，自动地维持秩序，人人守纪律。

11日下午4点40分，夜幕开始低垂。几辆前导车过去以后，周总理的灵车徐徐开来。灵车四周挂着黑黄两色的挽幛，上面佩着大白花，庄重，肃穆。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目光随着灵车移动。灵车所到之处，像是有一个无声的指挥，老人、孩子、青年、妇女都不约而同地站直了身体，摘下了帽子，向灵车致敬，哭泣着，顾不得擦去腮边的泪水，舍不得眨一眨眼睛。缓缓灵车经过，万众号呼总理，泪尽也赎公无计。就在这条长安大街的两侧，人们多少次幸福地仰望着他矫健的身躯、慈祥的面庞。然而今天，他静静地躺在灵车里和我们永别了！车轮

牵动着千万人的心。人行道上，许多人在追逐着灵车奔跑。车子开得比人行速度快不了多少，但大家是多么希望车子停下来，时间停下来呵！虽然看不到总理的面容，多看几眼他老人家的灵车，对无边的哀思也是一种寄托和安慰。灵车渐渐远去，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两旁的群众还静静地站着。夜深了，风紧了，总理的灵车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但伫立在数十里长街两旁的人群依然在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归来的灵车。但是，只见灵车回，不见总理归。止不住的滚滚热泪再一次洒满几十里长街……。真是天见此景月低垂，地睹此情河悲泣啊！

不需要任何人动员，每个人都一次次地参加吊唁活动。1月12日早晨7时，群众吊唁活动开始了。一辆黑色敞蓬红旗轿车，从天安门里开到广场，由几名解放军战士前后护卫着国旗，正步走到旗杆下。把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然后又缓缓下降。它代表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向敬爱的周总理深切地哀悼。

第一批群众吊唁队伍，应该是7时30分到达，实际上他们五六点钟就在天安门广场排好了队。进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后，还要在松树林内等候，许多人的抽泣声和哭声压过了隆冬的朔风。军队带队的同志说：有些战士事先了解到哪些车辆是第二天前去吊唁的，他们就一宿不睡守候在车旁。司机刚一打开车门，他们就跳上车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大门外，每天都有无数自动聚集来的人强烈要求参加吊唁仪式。

在首都是这样，在全国各地何尝不是这种催人泪下的场面呢？在江西南昌郊区的一家纺织厂里，布机昼夜不停地倾

泻着布浪，产量之高，超过了以往纪录。原来只开两班的印染车间，此刻也三班不停地运转。总理逝世的消息一传来，大家都自己做黑纱佩戴臂上，以示悼念之意，以表崇敬之情。商店黑布一时供不应求，为了满足大家的心愿，同志们上班聚精会神织出质量最好的黑布，下班后又自动聚集起来赶到市区去吊唁。连一些原来总要千方百计找借口不参加班后学习或活动的同志也自动加入了这个行列。有的同志觉得自己的棉罩衣带点花，有的同志认为自己穿的衣服颜色艳了些，与吊唁的气氛不相称，便顾不得吃饭，借了素色的衣服赶去吊唁，这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和行动。

14日傍晚，群众的吊唁活动结束了。落日的余辉映照在总理的骨灰盒上，灵堂内显得异常沉静。工作人员都站在那里等候着。

6时30分，邓颖超来了。她由两名年青女同志搀扶着走进灵堂，手捧周总理的骨灰盒，面向大家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话音未落，全场悲声恸天，一起向邓颖超涌去。哭声惊动了天地，泪水流成了长河，真是人间同泣大地悲呵。

自古以来，死后有一穴之地，成了中国人的传统。这对死者是一个满足，对活着的人是一种寄托和安慰。然而周恩来一生无私最忠诚，临终何虑身后名；他活着为人民操碎心肝，耗尽心血，死后连骨灰也要给子孙后代造福，宁可自己一无所有，但愿亿万人民富足！他把自己的骨灰，播撒在祖国的江河土地上。这举动，为破旧俗树立了楷模，为建新风做出了榜样。一位垂危的老人在死前，把儿孙们叫到床前，嘱咐他们死

后将她火化，不要留骨灰。儿孙们面面相觑，一时难以应承。老人说：“总理这么好的人，死后都不留骨灰。我不能为国出力，就让我向总理学习，把骨灰给祖国作肥料。我都想得通，你们还想不通吗？”儿孙们含着眼泪，答应满足老人的最后心愿，她才点头死去。这就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影响，这就是总理对人民的感染力。

哀乐播出的一刹那间，悲伤哀痛的岂止是中国人民！周总理与世长辞的消息飞越高山海洋，传遍了全世界。许多国家下半旗致哀，无数唁电和唁函飞向北京。世界各国的报纸以显著地位刊载了这悲痛的消息，有的以黑底白字作标题，有的整版套上了黑框，电台不断地播送这悲痛的消息，有的还播送了沉痛的哀乐，许多电视台还播送了周总理生前的伟大形象。在全世界有多少地方在举行悼念活动，多少人赶到中国大使馆吊唁。人们以各种方式，用各种语言表达着哀思。多少人热泪滚滚，多少人默默致哀，多少人表示，一代伟人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而且是全人类的巨大损失。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震动了联合国，联合国当即决定下半旗一周表示哀悼，给予这一位为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作出杰出贡献的伟人以独一无二的殊荣。当年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无比敬仰的说：“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理终生只有一个夫人？有哪一个国家总理终生受人民爱戴？在国外银行无一分钱存款？”

东南亚正在坚持武装斗争的一些国家的游击战士们，连续举行了几天的悼念活动，学习周恩来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

法国的近千名劳动者，聚集在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纪念地巴黎公社社员墙前，沉痛悼念周总理。他们高举着周总理遗像，用黑纱缠绕着红旗，向安放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前的周总理遗像献上一个又一个花圈，一束又一束白花。

坦桑尼亚全国下半旗3天致哀。坦桑尼亚电台重播了周总理访问坦桑尼亚时在达累斯萨拉姆机场发表的讲话，报纸重登了周总理访问坦桑时穿着坦桑尼亚民族服装同尼雷尔总统和坦桑尼亚朋友在一起的照片。尼雷尔总统的老母亲，也专门赶到中国医疗队，沉痛哀悼周总理。

在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举行的追悼会上，一位委内瑞拉朋友讲话说：“伟大的人民领导人周恩来，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也是属于全世界的”，“周恩来没有死，而是名垂史册”。

一位南斯拉夫的老游击队员打电话给中国大使馆，询问这不幸的消息，当他得到证实以后，在电话中失声痛哭。

一位印度的邮递员，边送信，边流眼泪，他说：“周总理是印度劳苦大众最好的朋友。”

欧洲国家的一个大学生，自动去出售登载周总理逝世消息的报纸，边叫卖，边哭泣。

智利的一家照相馆热情地为中国使馆放大周总理的照片，不肯收费，而且提前完成，以“表示对周总理的敬意”。

一个日本朋友在中国访问期间听到周总理逝世的不幸消息，便举着花束，流着泪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第二天，他动身去机场时，又要求汽车从天安门广场经过，在到达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时候，他脱帽向周恩来总理再一次默默致哀。